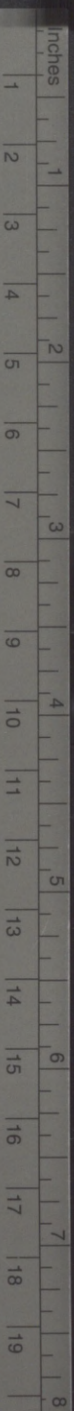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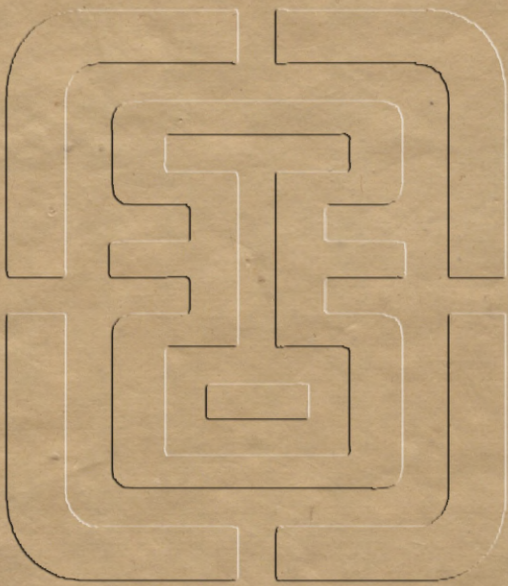




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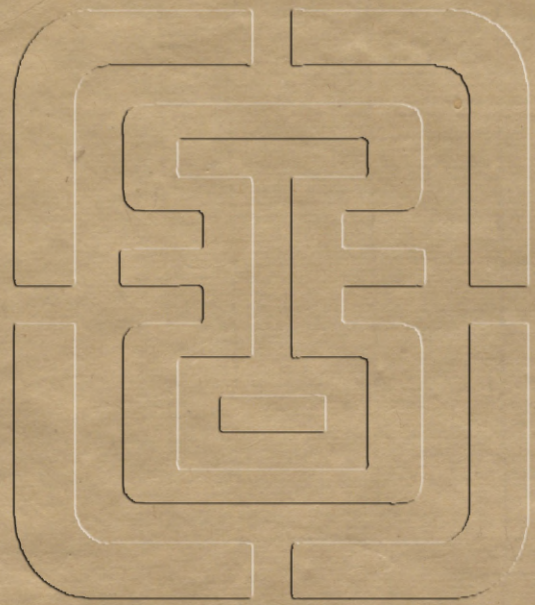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七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永著

春官

序官鑄師鄭注鑄如鍾而大國語細鈞有鍾無鑄韋注鍾大鍾  
鑄小鍾當以鄭說為正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磬竝陳而鑄在  
其南西方之鑄亦在頌鍾頌磬之南豈非笙鍾笙磬頌鍾頌磬  
為編縣而鑄為特縣與左傳賂晉侯侯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國  
語作寶鑄其云歌鍾必是應歌之鍾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  
者而於鑄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為鑄與磬師掌教擊磬  
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鑄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鍾金奏  
用鑄鍾鍾小者應人聲鍾大者應鼓聲與卽國語伶州鳩之言



亦是以罇爲大鍾其云細鈞有鍾無罇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卽細鈞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罇鍾則罇又大于鍾鍾聲爲罇所陵不得昭故不用罇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罇無鍾兩大相配爲宜若不甚大則罇不可用用罇則絲竹細聲爲所抑如不鳴故亦不用罇所以使絲竹之鳴也俗州鳩因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細抑大陵鍾聲不知故言鍾聲不可爲罇所陵絲竹不可爲罇所抑以明無射有林之失則罇正是大鍾韋注未細繹其言而誤解耳孟子以金聲爲始條理亦是擊罇鍾五祀唯有戶竈中雷門行一說以禮經亡逸之餘猶有中雷禮一篇與月令正合若左傳家語所謂五祀者乃是五官之神其生爲五行之官沒而配食于五行此四時迎氣而祭之月令所

請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五人帝五官神豈非附祀于五帝者乎安得地示中又有五官之祀而以血祭祭之也鄭氏惑于祭法七祀之說謂戶竈中雷門行爲殷制而以五官之五祀釋大宗伯此人神也乃人地示中耶社稷五祀皆在國內故以遠近爲次先于五嶽王志長言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可知誤矣舊解肆獻裸爲禘祭饋食爲禘祭禮館吳纂修紱云非也肆獻裸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裸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禘祫大祭也皆于四時祭中行之故司尊彝謂之四時之閔祀如行於春夏卽以禘祫爲祠禴行於秋冬卽以禘祫爲嘗烝非禘祫則行三祭時以饋熟爲始



耳

宿祗滌濯宿字爲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太史及宿之日卽此宿字

四望許慎以爲日月星辰先鄭謂道氣出入又謂日月星海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先鄭兩說日月星海近之許氏與後鄭說各得其一者也四望蓋合上下四方之神而祭之大司樂司服四望皆言祀是四望有天神典瑞玉人旅四望兩圭有邸與祀地同玉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四望有地亦然則四望之兆當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星辰則歲星與蒼龍七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熒惑填星七宿兆於南辰星與玄武七宿兆於北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兆各因其方祭則

設表位合於一壇而祭之其禮行於郊後而國有大故亦旅之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此說得之而春秋之三望杜氏云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楚昭王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杜又云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因此說亦可以推知四望也陳祥道疑於後鄭之說謂望兼上下之神得之近世說者唯據大司樂司服言祀不言祭謂四望爲日月星辰如此則當用四圭有邸以祀之何爲與祀地同玉耶蓋言祀者主於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亦隨四方設位則天神亦從乎地故用祀地之玉也

又四望亦有遠近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



望疏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後鄭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愚疑四類卽四望其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謂四望中之神各以其類位於四方非別有四類之兆與四類之祭也是以諸官皆無言四類之牲玉器服樂舞者鄭舉星辰但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而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辰中當有五星列宿諸侯猶得祀其分野之星則天子當祀十二次之宿而五星亦不可遺

天子宗廟九獻之禮既亡鄭氏依約經文爲說後人多疑之鄭

說誠有可疑者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謂其尊相因然以酌尸之獻爲朝獻言於饋獻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強名以朝獻次序則顛名義則乖愚亦甚疑之別爲九獻之說曰二裸之後當有七獻經文不欲枚舉有錯綜互見之法實則朝踐與朝獻饋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爲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酌尸乃堂上薦爛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熟之始乃尸食舉後王酌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爲賓者亞王酌尸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大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爛法中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孰其殽者體解而爛之也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爛臠祭其有薦爛明矣既以爛法中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爛而何



至於饋熟則不當有獻何也薦爛之後烹肉既熟羹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室設陰厭以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畢詔妥尸是時尸即當食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爛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醕若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即亞王酌尸尸有酢王之禮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醕尸是謂之再獻而賓長爲七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獻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獻爛當之又無爛祭缺畧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既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再獻者舉首尾以包中閏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閏以補春夏足見

設經錯綜互見之妙而追享朝享可例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之尊耳醢人籩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也如此說九獻按之經而不紊證之記而可通

堂上薦腥爛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齊盎齊清於醴齊也若王酌尸而用朝踐之醴齊失其義矣

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三大謬古人元酒配尊之禮



頗重事之用醴者質畧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畧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爛血毛大羹事事反本脩古顧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畧之事乎秋官特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豈謂室中一陳卽嫌其多而不以配彝尊乎王與后合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禘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尊亦必有元酒必非兩尊皆酒也記云明水浼齊貴新也凡浼新之也卽以司尊彝本職證之下言益齊浼酌凡酒脩酌卽是酌所配之明水元酒以浼之脩之耳豈遠取室中之明水乎禮運言元酒在室

元酒卽舉明水

室中明水配鬱鬯爲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所配也

皆有彝皆者皆春夏也皆秋冬也皆追享朝享也非謂一尊卽一彝也

益齊浼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浼之記言明水浼齊新之是也非謂三酒之清酒爲浼也凡酒脩酌謂以所配之元酒滌之非謂別取水也

大裘之冕亦必有冕服經不言者省文與記云王被袞以象天則亦當服袞冕

先儒以爵弁爲冕之次者其服用絲其蔽膝用鞅鞞其屨飾用繡次皆是次于冕服也而舊說謂以木爲體以布染爲爵頭色



而覆之亦畧似於冕但冕之板前俛後仰爵弁則平置之故不得冕之名舊說相傳如此然而弁字上銳象形爵弁與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板何以名弁且夏官弁師何以有韋弁無爵弁陳祥道禮書則考之詳矣陳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止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即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為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即戎亦服之耳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如冕而無纁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按陳氏此說甚有據王即戎以韋弁服即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韎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韍斯皇又云韎韎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韎也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衣韎韎之跗注即朱韍韎韎之謂也豈非爵弁即戎之證乎凡謂爵弁如冕者皆非是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此文承上爭墓地而言謂爭訟時恐其有盜葬鬪鬯潛移兆域之弊故帥屬巡守訟終而止其中之室非謂墓中有官寺也因爭墓地而聽其獄訟則爭訟者暫假他室以居墓大夫耳豈能設官為民守墓哉

呂氏春秋黃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庚申補刊



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云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而黃帝樂而雲門大卷皆為黃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

鄭注六律六同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分此漢人之說也考之管子呂氏春秋則是以半黃鍾四寸半者為黃鍾之宮以為律本由此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損一以下生非以黃鍾九寸為首也別有律呂闡微詳之分樂奏黃鍾歌大呂此一律一呂之相合為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即日躔與月建之相合也下諸律呂皆然

一變而致羽物一節注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疑未必然而樂之感格如書所謂祖考來格鳥獸跄跄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亦實有此理

夾鍾因奏圜上而名圜鍾林鍾因奏方上而名函鍾各以其類也黃鍾不改者黃為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義類相比附也揚雄太元之數子午為九丑未為人寅申為七卯酉為六辰戌為五巳亥為四亦即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為宮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為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為宮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

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尚柔商堅剛未



必然後儒謂商調肅殺鬼神所畏固是一說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石徵角左宮羽亦無商荀子亦有太師審商之說

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升歌爲詩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卽有辭亦不載於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鄭氏注鍾師及儀禮旣云九夏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矣乃引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邁爲執競渠爲思文而詩譜亦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與金奏混合爲一誤矣時邁本非肆夏因肆于時夏一語而附會耳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文王世子養老亦歌清廟何嘗升歌肆夏乎

頓首見於傳者三穆嬴抱大子頓首於趙宣子季平子頓首於叔孫申包胥如秦乞師賦無衣三頓首是有求於人者用頓首頭觸地而無容者爲喪禮之稽顙

拜必屈膝而俯首軍中介冑之士用肅拜婦人亦用肅拜不屈膝而低首以下如今人之長揖也新婦奠菜于舅始則扱地謂屈膝而引首至地婦人最重之拜也爲重喪則稽顙今時婦人之拜直身而微動其手微曲其膝此俗不知起於何時郝敬謂卽肅拜非也今時男子之揖正是古之肅拜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摧之高則爲天揖平則爲時揖低則爲土揖也推手爲揖引手爲擡又謂之獸

太史正歲年以叙事頒告朔于邦國至春秋時周室微弱王朝



未必頒朔列國自爲推步月日時有參差矣

測景所以驗四時之氣也而漢人謂景之至否由人主政有得

失此漢人之妄說又不知有歲差而去冬至日在牽牛豈常在

牽牛哉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春

秋內外傳而下至歷朝史志及諸家論分野之言詳矣以職方

外紀考之大地如球周九萬里分爲五大州幅員甚廣豈上中

土之九州哉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有君長臣民則必與普

天星宿相關災祥禍福隨地有之豈止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

星而徼外遐方卽無預於天星哉蓋分野之理如人身經脈內

應藏府各有孔穴暗相聯絡疾病因之而大地之精華聚於中

土猶人身之精華聚於面部善於叔服許負之術者能按部位

占氣色而能知其吉凶妖祥此卽占分野之理也

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五金象飾諸末按車上諸材唯兩較之

兩端可飾他處皆不可飾也

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鄭注司服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

旂旗然則王之太常有日月亦當有星辰不言星省文也曲禮

招搖在上星其畫北斗與又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

而右白虎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備四方之

五獸也通帛雜帛以閱之而全羽之旒析羽之旌亦當有通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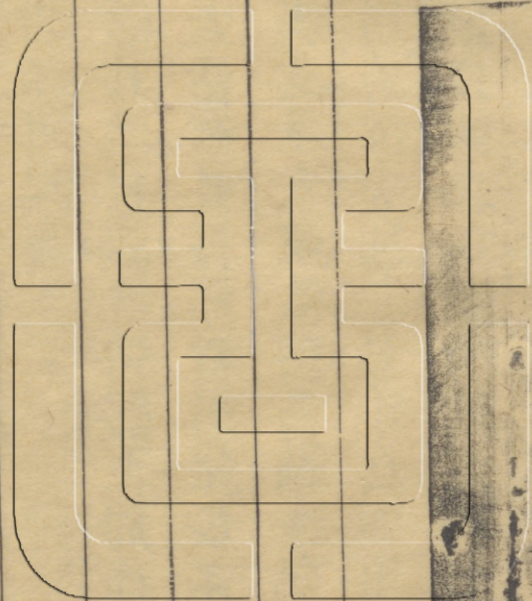
以爲旗之繆且有旒焉而插旄於干首故曰注旄首曰旌俗畫

旌有羽無旗非也羽當是雉羽鍾氏染之注當是插於干首鄭

皇清經解卷一百一十一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 庚申補刊



氏謂繫之於旗旌之上非也



皇清經解二百四十七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八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 永著

夏官

或謂有征伐則制軍非也觀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  
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為中軍為上軍下軍人  
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謂作軍必須蒐閱則是謂必待出  
軍時始作之豈平時皆渙散無紀者乎然則王畿千里可作數  
十軍而止六軍何也用人之數不過此其餘皆羨卒以待簡稽  
而迭用者也

天子六軍在六鄉為正軍六遂副之都家之軍又副之六鄉七  
萬五千家家出一人為兵五家為比故五人為伍伍長下士即



比長也閭出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中士卽閭胥也族出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卽族師也黨出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士卽黨正也州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卽州長也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命卿卽鄉大夫亦卽王朝之六卿也大司馬之序官與大司徒六鄉之官正相合故鄭注州長云掌其戒令賞罰於軍因爲師帥又注黨正云於軍因爲旅帥注族師云於軍因爲卒長恐人謂鄉官非軍帥故明言之鄉大夫之爲軍帥閭胥之爲兩司馬比長之爲伍長不言可知矣伍法起於五人而車法起於百人之卒蓋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共百人四兩爲卒是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分之爲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

人樵汲五人也以三兩之人爲士徒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也車法卒法於此成故族師亦言之詳職六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是一族始有兵車重車其兼言輦者役事則有人輦也又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飭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百人始有卒而兵車成十五伍重車成五伍也既有車故詳及兵器鼓鐸旗物也然則六鄉六軍之法一族百家而出兵車重車各一乘也以田計之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之地是二十二井又二夫之地而出此二車與漢志言出長轂一乘甸有六十四井者不同周禮言制軍之本法而



漢志別是一法也

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為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家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

姜兆錫謂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為序職之文家司馬亦如之句為序官之文工簡互錯此說有理注謂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於王之司馬如此則王朝無是官矣何云家司馬亦如之乎如以家司馬亦如之為大夫家臣之司馬則何以不言都之司馬而惟言家之司馬也蓋家司馬亦如之猶春官序官云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也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謂王朝

之家司馬使家之臣以其所掌正於公司馬也此正錯簡之有理者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注謂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此說是兵不深入柔服則止倘終負固不服亦班師振旅修文德以來之而不極兵威若無鍾鼓掩其不備皆後世之譎兵豈先王之義討九畿里數皆不能畫方如棋局周禮立法謂制畿封國大畧當如此亦有近在內地而其俗已近戎狄者又有蠻夷戎狄與中國雜處者恐周初已有之豈能皆如九畿之法哉

夏菱舍是習夜戰之事齊語云夜戰聲相聞夏月晝熱夜涼宜於此時習之將帥以號名別之亦是便於夜也苗田亦即於夜畢之爾雅宵田為獠楚辭招魂卒章懸火炎起亦言宵田之事



田時誓有二前誓在別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未密

司常云大閱贊司馬領旗物此言治兵辨旗物則是大閱與治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下經大閱之旗物即司常可見也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旛旟互易孤卿之旛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旛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旛百官載之惟旒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畫

異物之旛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旛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尚變也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于破中不令敵人見者故旗物有變通之法

治兵不言家蓋於師都中包之州長縣正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旛矣及治兵則易之以物而旛屬之於百官都家大夫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易之以旛而旗屬之於軍吏皆欲其變也變則不論旗上有畫無畫鄭注限定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軍旅者帛而不畫非是祀祊此方字宜與詩方社之方同但是本方之士元非泛指四方如獮時在東方即是東方之示餘方皆然即詩之言方社亦是如此方祀上下可通稱



但天子之方大諸侯以下之方小耳此祀與社相類故詩每與社連言之而時田亦一祀祊一祀社也

大閱經文雖詳亦多可疑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眾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太狹橫列太闊若分班則經文又未言竊意四時之田竝分番教閱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乎

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卽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中軍以鼙合鼓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爲中軍號令必出於一疏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非也鼙所以引鼓樂有朔鼙應鼙亦是先擊鼙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鼓人皆三鼓疑此鼓人謂地官

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帥帥旅帥之鼓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主軍動鼓其眾者遂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鐸作旗而諸鼓皆鳴也注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師帥旅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倣此皆者鼓人非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

車三發徒三刺舊以車轉爲發恐不然車旣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爲蓋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克敵耳田車不能容三人故無戎右主刺而刺者皆在徒徒刺而射者無事非克敵也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斃其左右御也

鼓退鳴鐃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蓋鐃聲不能及遠欲退軍



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鑼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

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之出軍門亦欲試御者過

君表之法也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得其指蓋未習戰以前

陳車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衛車擬戰時之

陳也既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函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

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列也不云左車右徒而云左右陳車徒者

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車徒皆如是徒一

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司馬法

乘為偏兩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已之士卒執旗以表之

非卒間之義也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逐獸不必以徒衛車

山澤閒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隊而進是以先異之也前後

有屯百步此又別為二屯如軍之營蓋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

獻禽也此屯用車徒圍繞作之險野則人多易野則車多也注

於前後有屯百步解云車徒異羣相去之數其實車徒之分分

於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於前後之屯也百步之屯能容幾車

徒哉

大役與慮事後鄭慮事者封人本左傳令尹蔦艾獵城沂然此

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是大司空鄉師云攷司空之辟

屬其植先鄭引華元為植植字有此確證而後鄭易之蓋謂王

將一人不得言屬耳然大役非一人任其部曲將吏必多將吏

皆可謂之植故司馬會屬之屬字未嘗不可通若築城之植司

空自當屬之豈復煩司馬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六 庚申補刊



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羞牲魚者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爲水產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宗伯不言羞雞牲者文不具

晉制敘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

大常唯天子有之必曰銘書於王之大常者因其有功大言之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其有地而食其所有者爲順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

甸之外八馬耳以其物更注謂償以毛色不以齒賈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賈則又何必其同色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價償不責其全償也其外否則歸死馬於官而已不責其皮骨肉所值之價也

以任齊其行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傳云駕而乘材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馬而頒自有校人掌之

出火內火有謂季春始燠治則出火於窰家則出火於室不待季秋始內而用之此說不確時燠而出火不用時寒而內用民自知之何待司燿之政令若季春出火於窰禁民不爲陶冶正

與舊說相反舊說據左傳不誤月令雖秦時書亦依仿先王之制而增損之其夏月但禁民燒灰毋用火南方而不禁其陶冶



司士言既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卽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路鼓建於大寢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既得其情則爲擊鼓而大僕遣官達之耳王既燕朝則正位掌摯相謂有政事當議而既燕朝也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鄭謂王圖宗人燕事則燕朝此舉其一隅謂若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耳非謂燕朝惟同族得與也三朝唯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爲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揚州之三江當以岷江松江浙江爲確浙江山海經漢志謂之漸水漢志出黟縣卽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淞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閒地脈相連而勢卑宜歛之水盛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八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埧則無漫溢之事矣水經注謂大江自賈日分流過安吉而入震澤而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荆州其浸潁湛先鄭謂湛未聞今考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犍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浦者是也與潁水同爲南陽汝州之水在荆豫之閒故屬之荆州



秋官

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

王之五門先鄭雉門在庫門之外後鄭庫門在雉門之外後鄭說是外朝在庫門之外亦後鄭說是庫門有屋而無宮室鄭以漢之大會殿擬之則有宮室非古制也外朝臣民皆得往來諸侯外朝亦然但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之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攻殺也注讀軍字爲句王氏謂眾而成軍非是

凡大約齋書于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鍾鼎皆是書于宗彝如博古圖鍾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矣凡傳言彝器頌宗彝豈必六彝哉

梏卽校也易曰何校滅耳施於頸卽今之枷梏校枷皆一聲之轉注謂在手曰梏誤矣在手者曰桉非兩手共一木庶氏除蠱以嘉草攻之一說嘉草藁荷也葛洪方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藁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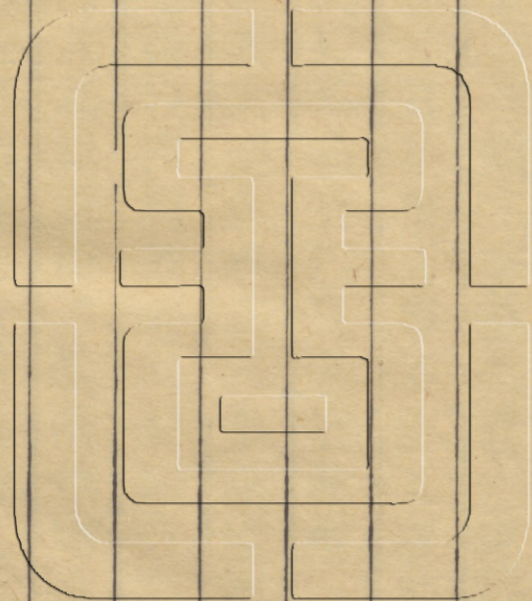
大行人諸侯之禮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先鄭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按車無疾之名惠士奇云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侯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為前疾此說是又說文引周禮作前帆帆車軾前也軾前曲中下垂在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

或疑朝覲無迎賓之法愚謂朝覲之禮雖異尋常主賓然侯氏之人王門也豈其無擯介傳命忽焉而至於廟門哉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當將幣之先庫門之外宜其有朝位有擯介天官掌次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然則朝覲

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觀禮所謂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是也觀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特朝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為止居待事之處掌訝云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人復此朝與位正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掌訝既詔侯氏位當於此於是人白王言侯氏已至朝如掌訝不能徑至王所亦必有擯者傳達之自人復至行禮為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於是王乃乘金路出路門應門雉門而入廟以待侯氏之至節次固當如此王既入廟負黼依大門外乃陳擯介而傳辭侯氏出次立當其位他時賓主之禮擯者出請事而賓對此時傳辭當自侯氏始蓋天子至尊當不請事且前此已云某日伯



父帥乃初事矣豈至此復請所為來事哉惟侯氏自道其來王之意介傳之擯擯達之天子耳王之擯則大行人小行人嗇夫是也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於大國之孤特云不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即有許入之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於是侯氏入大門而右擯介隨之東行至廟門外入于小次以待事復陳擯介侯氏出次執圭介復迭傳命道其將入奉贄之意於是嗇夫承命告天子天子又有許入之辭乃入門右坐奠圭如覲禮之儀以此言之則朝位正是將幣之日其云賓主之閒者儼度言之實則賓與大門相去之閒也儀禮全經當有朝禮一篇與覲禮互為詳畧如致殮裸賓歸饗餼還圭賄贈等事當於朝禮詳之即覲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擯介傳辭之儀蓋朝禮已詳故覲禮畧耳若曲禮當宁而立之云自是記人之異說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八終

皇清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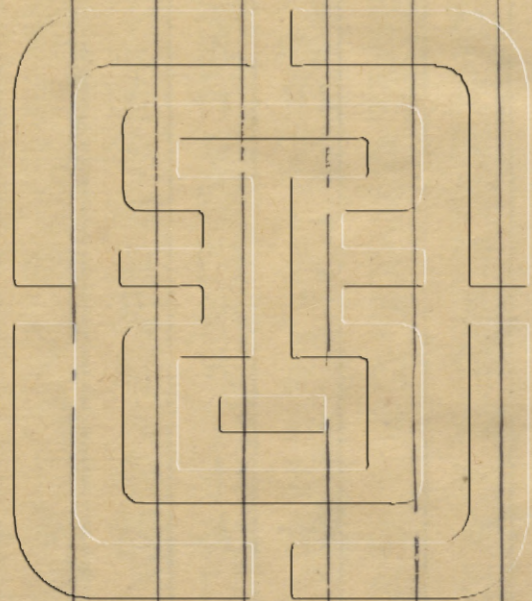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要

二庚申補刊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九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 永著

考工記一

周禮本是未成之書闕冬官漢人求之不得以考工記補之恐是當時原闕也冬官掌事而事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之號而工人非官注謂以事名官以氏名官非也

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楠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閒水而終古戚速柳菱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蓋齊魯閒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



冬官雖缺以諸經傳證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夫

二人如五見地官遂人鄭氏以為冬官匠師考則當為下大夫四人梓師見梓人梓

官之例先鄭云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奉雞司寇嗇夫覲禮嗇夫

人奉犬司空其奉豕與然則冬官當有豕人承命告于

天子鄭氏以司里國語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周之秩官賓至

為冬官之屬司里授館此宅里之官當在冬官與里宰

異水師國語周之秩官賓至火師監燎水師監濯火師即夏

人天官有追師專掌宮內追琢之事則凡用玉府之雕氏漆

玉追琢成器以其典瑞之藏者當有玉人在冬官陶

氏後世有漆雕氏冬官當有其官陶正左傳虞闕父為周陶

出重圻人左傳圻人以舟牧月令天子乘舟命舟牧覆舟此雖

高此官舟行水輪人車人當有監芻人大宰九式芻秣居一其

宜在冬官造之官芻人用甚廣宜有官主之

等官此皆冬官篇亡之證後人讀書麤疏果於妄作如俞庭椿

之徒紛紛割裂牽補致五官無一完善周禮之罪人也

五材先鄭引左傳後鄭謂金木皮玉土後鄭為長水火可制器

不可為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

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

以辨民器注辨具也蓋古人辨辦二字通用言辨不言辦王昭

禹謂輪辨高下弓辨安危之屬非是

粵無罇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真謂不置是工亦

非真謂人皆能作也注泥又以夫為丈夫尤謬

刀斤削劍必用水淬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水性異也

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

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輶車亦因逐獸欲輕捷故也輪卑故以田

馬配之非因馬低而減其輪注謂以馬大小為節未確



軫本輿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爲之軫圍是也及其載於轆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軫此言加軫與轆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底軫又言軫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隧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

輿人之車箱蓋如今人造方箱之法用雌雄交牙之筍使之相著初非以板嵌入軾轡也軾轡之植者橫者如窓櫺然於輿內貼板爲之一以輔板一以承式木較木其植下筍八底板上筍八式較中閒蓋皆釘之板上相著不全藉軾轡之力是以軾圍小而轡圍尤小亦可以固板也底板之後作軫蓋以板嵌入軾之槽中駕車時輿連轆載于軸上有兩木鉗之而後軫亦銜軾踵是以輿能安固不動也加軫與轆之數軫方徑二寸七分有

半自軸心上至軾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軌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轆度之轆之圍徑無正文朝人當兔之圍居軾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軾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兔圍與當兔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轆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閒距軌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軾出轆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輿板之厚上與軾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軾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軾踵爲缺曲以承之算加軾與轆之七寸當從軾算起蓋軾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軾齊平故知軾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軾以見也轆有二設之蓋在軌內八寸閒以轂入輿下者亦七寸也轆當



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輈之鉗軸亦當如鞮之制與  
輪人進而眠之舊注未確進非車進乃人進也鮑人望而眠之  
進而握之可證大畧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凡  
圓形遠望中半漸頽而下頓爾而下迤周遭皆均致也  
疇之廉必近察乃見而遠望已若有突出而大之狀謂之眼古  
語當以意想王氏謂如人之眼非也

綆非別有一物也只是輪偏算之名注疏謂輪算則車行不掉  
實有至理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  
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  
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  
而輪不得掉向內矣謂之輪算何也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

內隆起也今飯甌內作竹底四周下而中央隆起謂之甌算此  
正漢時輪算之遺語但輪之輻股微隆不若甌算之甚耳然則  
圓物不平中隆而四周下者通謂之算也試觀車輪當牙閉一  
目視之又懸線視之又以直物內外量之牙心稍偏於外入齒  
之鑿未嘗偏但輻入牙之筍不用正而用邊缺邊向內則牙自  
偏外矣上下鑿不相當而齒爪不齧以爪用邊筍故後人不達  
物理不知輪算為何狀率意解為輪外護牙夫護牙之鐵經雖  
未言古人當有之然無與於爪之正否如謂作護牙於兩邊則  
作牙時厚寸餘可矣何必又作護牙若因綆字從糸而謂用繩  
圍者尤非

筍者柄也從俗  
各為筍又作推

輪人兩匡字皆訓為枉後鄭訓刺刺音辣亦枉也他處言匡救



匡正則是因其匡而正之也古人語有相反而轉詁之例去汚  
曰汚治亂曰亂馴擾曰擾正匡曰匡置物曰廢後人不識此義  
王氏解為方豈可謂輪雖做不方又有訓為匡郭者謂膚殼不  
固尤難通

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此則陰陽木各有向  
日背日以向日為陽背日為陰

後云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古人所以用三尺有奇之長轂者欲  
其安也此云大而短則鞅鞅者安之反鄭氏訓檉杙是也先鄭  
危檠之訓亦是而云輻危檠則未親後鄭轂末不堅之訓不可  
曉

既謂之牙圍必須計其四面牙厚有兩面當合計其數以減一

尺一寸所減之餘為牙兩面之博折半為一面之博令牙厚一  
寸三分寸之二倍之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其餘七  
寸三分寸之二折半三寸八分三釐有奇用通分法分之三寸  
六分寸之五是牙一面之博也去其踐地處內外不漆者各一  
寸又加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是為牙圍三分之一其餘漆者居  
三分之二鄭注不誤

以其圍之防稍其數謂以三分之一為肉三分之一為壺中空  
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為賢  
去三以為輶則壺中內大而外小其當輻菑處得三分之一也  
統言之中空處皆為藪切指之外當菑處為藪若轂上三十孔  
受輻菑者經謂之鑿不謂之藪且受菑之孔廣必當半寸以上



方可容蓄而堅牢如以一尺有奇之地鑿三十孔一孔僅三分有奇以今尺寸折之僅二分有奇此孔豈能容蓄乎林希逸不達物理乃以數為三十孔貽誤後人不可不辯

五分其轂之長長與圍同言長卽是言圍

注算大小穿甚密去一以為賢當作去二但轉人軸圍一尺三

寸五分寸之一若依圍三徑一算之則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

得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能轉蓋

圍三徑一非真率卽祖冲之徑七圍二十二猶是約率而已近

密矣以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寸之一故能稍寬而轉

凡言圍徑皆是徑一圍三卽記文亦是以徑一圍三畧言之

車人柏車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是也學者當知非密率軸承輿之力全在當大穿處故須粗大軸尾不當力故可小然

金與木不能相摩疑當穿處亦必有金裹之

輻廣者輻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轂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

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輻相著不留空際者欲其輻與輻相

湊相扶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況三十輻乎

牙得則無槩而固注云得謂倨句鑿內相應疏謂輻直為倨牙

曲為句非也輻之八牙者作倨句之形卽邊筍是也鄭注之精

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

綆參分寸之二疏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似牙上鑿

孔不正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邊非暴裂卽先

甌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不偏而輻爪用

邊筍缺邊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倨向鑿內相應是古人



亦用邊筭

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爲矩匡爲方非也凡物圍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中矩何用又以矩量正謂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平正故須以萬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爲萬是當時有其各物賈疏言見今車亦是得之實見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竝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運之法也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猶古人以黍量黃鍾之意六事言輪極工致任人考驗之而皆可也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則因造輪時選材善繩墨正弘殺等肉好均六事似以難者在後權之而侔尤爲難

斗柄達常長二尺程長八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若達常之入于程程之入於輿板底下者皆當有數寸又皆有鍵以固之故不爲風飄蓋當鍵于後軫之內下貫軸踵

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謂兵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于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棱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轆之植軹相接軍中



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嵌入輿板其內又有鞵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前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此式之真形狀前人但知式車前橫木不細考輿人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爲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轎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輿制皆謬亂矣失自孔氏誤釋曲禮始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于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以筍貫八鞵木而鞵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前陰板之內則車外不見式矣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覆之爲幣若在板內如何能覆事事推之皆不合矣

轎者車之兩旁三分隧之二者轎只是板言其可倚也其高出式轎上爲較詩曰倚重較兮言較高於式一重故曰重較非較有兩重也車制尊卑皆如此有謂卿車重較亦非也較有左右人立可憑亦是以木嵌八於兩較板而其下又有軾之植者承之以爲固也巾車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當是飾較之末也鄭注較兩轎上出式者本分明而解者不得式之形狀遂謂較以一木橫于式上以縮爲橫以兩較爲一較謬甚席上有左右几縮之較亦似之縮而非橫軾鞵皆在輿內所以輔輿而承較式其橫植蓋如作窓櫺之法用雌雄交筍不甚用力故圍可小而式卑于較鞵圍尤小蓋車內容三人兵車有駟乘者爲地無多亦不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可用大材也因鞴圍甚小推之古之輿板皆是用雌雄筍相著非如今人之車以板嵌入木中也

鞴圍二寸二分弱四方計之一面五分五釐今尺寸折算

只有三分四釐有奇

立者衡者謂軹鞴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直者如生卽中懸者言其著于底板甚固也板之相連與軹鞴橫直之相交皆爲繼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賈疏謂弇向內侈向外按成二年傳丑父寢于鞴中孔疏謂鞴與棧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邸有闊狹似孔說爲優詳古人之意所以飾車欲侈者蓋謂車容三人甚逼作稍寬一二寸亦有一

二寸地位六尺六寸之輿更不可過但於上下侈弇閒稍得贏數寸焉飾車有革輓不畏折壞則輿下依正度而上稍侈之便于左右用力也棧車無革輓恐折壞上不可侈則兩較之閒稍弇而下依正度便於車中寢息也

又因侈弇之制益知古人車箱是用犬牙交錯之筍如今人作升斗上下闊狹不等用交筍自固也軹鞴亦稍邪迤本不藉其力若恃軹鞴之力持板則不可邪植矣制度愈推闡而愈明革輓輿有據乎曰有閔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與敝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卿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車皆用牛革乎土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弇之制故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國馬之輅深四尺有七寸後鄭以輅深計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此頸謂馬頸也上句有馬字故不必言馬頸而賈疏以輅頸釋之誤矣假令餘七寸爲衡與輅頸之間則此七寸爲頸中之曲處當言輅頸去地高八尺七寸不得言衡高八尺七寸輅頸高八尺七寸則衡直厭馬上當不其然先鄭謂輅曲中姑引之在下其實後鄭意不從也夫輅不能憑空而立衡既去馬頸七寸何以不望前輅此別有故蓋言衡頸之間必以衡頸之心爲距衡有半徑二寸二分以此減七寸餘四寸八分爲衡下去馬頸之數衡下當兩輅處必有鞏以承之鞏之高消去四寸八分而衡不空懸矣鞏之制雖不見經而有其字齊有其地必有其物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鞏爲几意其下有木架上斂下開以革覆之如今制蓋馬與牛不同牛頸高可負輅引車馬頸不能負衡須以鞏覆于前因以革束衡而連之今駕馬車亦必用鞏也嘗疑輅非別有一物如耕牛之曲木也直是於衡上當馬頸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輅之間言之然則兩輅厭于鞏上實有七寸缺其木如半月形卽是輅玩鄭注兩輅之間一語可見蓋衡輅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輅之間言之然則兩輅厭于鞏上實有七寸其七寸直是鞏高而左傳之兩鞏論語之軌皆指此言其實卽是衡非與衡別體也

伏兔半在軸前半在軸後後注言伏兔至輅蓋如式深然則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之賈疏有兔尾



上載軫之說未必是又疑兔下有足鉗軸如今制而兔當連於  
底板易云輿脫輹輹脫則不能駕矣

輹出前軌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下軌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  
揉輹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輹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  
三尺三寸揉之為十尺也疏并輿下之不揉及軌前揉已定者  
通計如二未是又前言十分其輹之長雖似言輹身之長然軌  
前十尺而策半之此以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

輹人不為大車之輹而言之者借彼喻此也大車輹本直無撓  
其輹夾牛輹端昂厥牛領高下相當更不可作撓曲非作車者  
亦不善為輹致有覆車之患亦不因其登下之難而欲改從撓  
曲也但借大車之輹難于登下以明馬車之輹宜曲撓耳疏謂

駕牛者亦須曲撓非是今駕牛之車皆直輹

大車之輹前居三之二故其勢常摯伏其輹者人為攀輹以助  
牛登也援其邸者人援車邸使不速下也皆將車者之事

輹注則利準二鄭說皆未安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  
便利而安耳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輹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  
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  
言馬不契需是進與馬謀左不捷御者衣衽不做是退與人謀  
良輹環澇當如先鄭說沂鄂如環弓人冰析澇則審環角環澇  
皆此義

輹在前者澇之入軌下者可不澇而亦澇其七寸者欲驗輹之



和安久而不摩損也

鍾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其用之

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鑿燧欲明故金

錫半

舊謂削為書刀疑其不然今制斲者用刀皆直無曲今木工削

木用橫刃形曲兩端有柄疑是古之削但不止長尺博寸此長

尺博寸記其小者耳

異齊未嘗不可同工鄭注之疑本未確殺矢戈戟皆兵器同工

為宜

刃長寸刃者鍤鋒鋒上漸廣闊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闊處有

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

今考戈戟可刺可鉤而皆有胡自是鉤兵二矛皆刺兵故曰以

子之矛刺子之盾後人謂矛為鉤兵因詩二矛重喬意其為鉤

不知喬所以懸英鄭箋謂矛矜室題是也非以喬為鉤又或習

見定舟之鐵矛有鉤意矛亦是如此而不知其非也古曰矛後

世曰稍又曰槩而今則為長槍

戈之制直刃為援上長八寸下接柄處長四寸為內其一旁有

胡灣如月有刃兩末之間長六寸刃至接援處廣二寸胡倨句

如磬折而豐其上下近本處為外博蓋倨與句之邊皆為外對

刃之灣處為內也倨句中博處皆為本對銳處為末也分胡為

二上半倨之外畔為右為裏故注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下半倒

轉亦置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為表故注云句之外胡之表

是青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庚申補刊



也援與內之廣蓋如戟之廣寸有半而戈胡廣二寸是增半寸  
增半寸則倨句在外處皆須增使博故云倨句外博如此則無  
已倨已句長內短內之病也已倨則句人不入注以啄人言之  
或未確胡連於援與內之間本有定度何以有長內短內注以  
長內爲曲於磬折承已句也短內爲倨於磬折承已倨也因其  
過曲而胡之下鋒太上則內似長過直而胡之下鋒太下則內  
似短非真謂移其上下也記本不及援而注謂內短則援長內  
長則援短於本文似爲添出長內則折前注謂引之與胡竝鉤  
恐未確或以胡之上末處爲前蓋鉤之太深用力猛而胡末或  
折傷也短內而胡頭太舒鉤人不來是不疾

戈戟皆爲句兵以其有曲胡也而其用不止於鉤人戈有援直

刃可搯人其胡之曲折可斬人戟有刺有援直上皆可刺人其  
胡之曲下者可鉤人戈胡戟胡其形異戈胡作倨句而外博胡  
背連于援形如偃月而背廣戟胡中矩橫貫援而曲下形如覆  
矩戈胡句人卽所以傷人以其句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曲  
中無刃欲生獲其人則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以傳考之獲長  
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搯之也狼  
贖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  
苑何忌刺林雍斷其足亦是以戈胡擊之刺之他若士華免以  
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殺之惟鉤之用  
未見子傳而記言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自是言鉤人不便  
利之病子都拔棘逐殺頴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擬用戟之



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樂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句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閒甚狹何能句人出于井蓋句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句之句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可得戈戟之形中其莖設其後後者人所握之餘注以設爲大於義未安詳文義似以設爲置如矢人設其比之設作莖時卽擬後加大是爲設其後

首卽鑲環卽鐔首廣一寸三分寸之二謂鑲兩畔出于刃之數也加臘廣二寸半其徑四寸一分有奇少儀言澤劔首是劔首

周圍用金弄之而澤

衡者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爲衡鄭意甬之上截爲衡者誤陳祥道云衡橫甬上者也非是

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于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閒卽鉦閒帶唯二

于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于鼓鉦舞甬衡

之間凡四非也衡疑爲衍字若甬衡之間有介豈帶亦施于甬

上乎設鍾乳當是爲鼓舞所俠而注云今時鍾乳俠鼓與舞夫

鼓在下舞在上中間有鉦閒乳如何能俠之下注云今時鍾或

無鉦閒意者此無鉦閒之鍾鼓舞閒一帶帶之上爲舞一面十

八帶之下爲鼓亦一面十八故云俠鼓與舞乎然而非古制矣

詳經文篆閒謂之枚鍾唯兩篆枚設兩篆之閒或縱界爲四一



處有九則兩面乃得三十六耳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九又失注意乳不設于帶何云一帶有九乎

于上之攢謂之隧按孟子以追蠡豐氏以鍾紐旋蟲釋之本非定訓後人疑之焦竑謂當為槌擊之追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摧殘欲絕有如蠹齧之形此說近之愚謂追即此所謂隧也以其室深謂之隧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攢弊年久則愈深如蠹齧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為喻正與隧之義合也

注計鈺徑銑閒鼓閒舞廣皆得之其云鈺閒亦當六此鍾口徑十者其長十六則大誤也以經文詳之十分其銑之徑去二得八以為鈺之徑即以其鈺之徑八者為之銑閒銑閒者自鈺至

銑之長包鼓閒在其中也於八分中去二分以為之鼓閒則鼓閒得六其所去之二分即是鈺閒下文言鈺之長言鈺閒已藏此句中矣鼓六鈺二加舞廣四是鍾口徑十者其長十二奈何謂鈺六而長十六乎夫八分去二者得六猶八分去六者得二此理易知是以經不必別言鈺閒二豈意後人猶生此誤乎假令鈺六則與經文不協鈺六鼓六是自鈺至銑閒十二非以其鈺之八為之銑閒矣又為十二分去半以為之鼓閒非八分去二以為之鼓閒矣何鄭氏之明而不能覺此也後人讀書粗疎不能細繹經文以訂鄭氏之失慙代鑄鍾者皆依此注以為劑量於是鍾體狹而長下文云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典同云高聲硯皆不免有此病而况因此鈺六又生長角之病乎



皇清集卷之九  
漢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此約畧言之謂或倍或半其長大則有加數倍者非謂皆加一倍有半也疏說誤  
甬圍衡圍自甬下端漸殺至上端如鉦閒六則圍亦太大矣甬之上端爲衡非別有一處居甬之一者名衡也甬當二在上一在下之處猶粗木於此穿孔設旋爲宜注謂旋當甬之中央與經文背矣假令甬長得六設旋當其半處能無震掉乎  
有說卽在此三言申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家以下文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經云有說而不明言似有難言之意蓋聲律之理精微昔李照作新樂其聲太下太常歌工病之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而照卒不能辨此則清濁又由於銅齊可見此理難言

如鄭誤算鉦長而甬因之以長且設旋于甬中央正恐有震掉之病宋仁宗時李照鑄罇鍾長甬震掉聲不和著作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旣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跌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爲驗聲音之感人如此雖州鳩與義叟之言皆偶中而長甬之病未必不由鄭注誤之

大鍾十分其鼓閒小鍾十分其鉦閒分明鼓閒鉦閒不同又可見鼓閒大鉦閒小前不言鉦閒者去二分以爲之鼓閒句可知也鄭臆解鉦閒反疑此經之非而欲改鼓外鉦外謬甚鼓外如何是二鉦外如何是一若并二閒而十分之則愈厚矣以二閒



為二分一聞為一分亦成文理

如鄭言鍾口十者其長十六則有小而長聲難息之病典同所謂高聲硯是也宋范鎮雖嘗辨之其自為說乃謂鼓舞皆六而鈺四則仍是長十六且誤以舞修為舞廣勢必以舞廣為舞徑下口十而上徑四又有侈則柝之病矣夫以簡而該微而顯之經文鄭氏猶不能讀遺誤千餘年辨者復增其誤然則讀古豈易言哉制器豈易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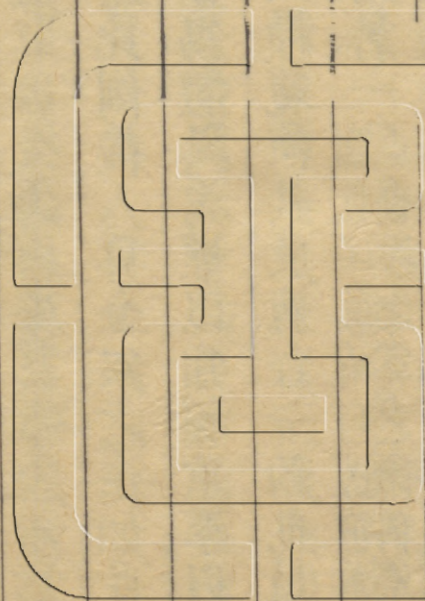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蓋權之者惟知金錫之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誦當用金錫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量為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一分之則不能通合一鈞矣故必平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

又案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體異先權以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入模範使其成適合七鈞也量非鍾鼎不必拘於六分其金而錫居一鄭世子載堉曰改煎煎畢更煎至不耗乃謂鑄成方寸者數枚驗其分兩同則知不耗矣

鄭世子據管子輕重內篇謂五區為釜釜乃八斗非六斗四升別有說見律呂闡微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九  
槩而不稅先鄭說無病後鄭答趙商問此官量鎮在市中所以  
勘諸屨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亦即先鄭之意但謂屨人所稅  
在肆常用者則誤屨人總布非稅及斗斛銓衡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九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一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 永著

考工記二

犀甲兕甲皆單而不合合甲則一甲有兩甲之革費多工多而  
價重犀兕非不削革裏肉欲其堅厚不盡削也合甲則削之多  
惟存其表譬之用竹惟存篋青皮而兩面合之故尤堅久

甲續札爲之節節相續則一札而表裏有兩重不甚堅者續欲  
密札稍短而多堅則可稍長而少也如第一札之半第二札續  
之第二札之半第三札續之則第三札之上端當第一札之盡  
處故一札有兩重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蓋一札左右疊  
之凡四重札有八重而鏃穿其七也甲片片而爲之非若裁衣



之易故必先為人身之形容而後裁制之為甲甚多其容亦當有大小長短服時以身合之非先擬一人之身而後制甲為此人服也

上旅下旅此旅即背脊之脊脊骨也故注謂上旅為要以上下旅為要以下疏以札衆多為旅失之甲自要半上下相等故權之而重若一

以其長為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下旅之

長蓋甲裳當下蔽脛及跗中人長八尺自肩及跗約六尺五六

寸頭約一尺三寸有奇見車人半矩謂之宣注又足跗至地一二寸其餘有六尺五六寸計上旅下旅正

合人身之要圍深衣裳計要半下七尺二寸者彼禮服欲寬博又有帶束之甲欲貼身緊束故要圍當殺數寸

注圍謂札要廣厚者當人身之腰也甲皆以札為之故通謂之

札而疏謂量一札之長又以長之中央為圍失之矣

此言鑽空欲小下云革堅謂孔小則革不裂也是因窻故堅窻亦有線緊密而孔窄深之意

眡其朕欲其直也朕字從目者為目縫則此朕字謂縫甲之縫

也縫欲正直不可斜枉下言制善兼裁與縫言之此與深衣篇

負繩及踝以應直可參觀深衣背縫直中繩此縫甲亦欲如是

也藥之而約亦由裁縫之工

注倉頡篇有鞞鞞字從此從穴從瓦鞞乳兗反柔革也卷而

搏之欲其無也也搏字當音團搏者卷作一束也也邪也也

眡其著欲其淺也言縫合兩皮相著之處欲淺狹若太深廣則

革為厚邊縫皮起而革不信



凡徑一者不止圍三祖沖之約率徑七圍二十二如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幾有二十一板以中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則其圍二十一尺九寸六分亦幾有二十一板蓋造鼓時自有伸縮以求密合記不言板數或用二十板而稍加其六寸與一尺之度或用二十一板而稍減其六寸與一尺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圍三之說未知有密率耳

厚三寸疑其太厚恐有誤字

鼗鼓雖鼓軍事此鼓甚長大非車中所能容疑元帥車中之鼓不如此鼗鼓依密率算之中圍十六尺七寸六分鼗鼓倨句磬折者但如磬之折而不止中矩

山以章鄭說未安王氏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雖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此說可取

凡畫纘之事後素功先鄭謂曰采後布之為其易漬汙此說與論語繪事後素及記白受采相反豈記文本如鄭說夫子又別發一義與蓋素有本質之素有粉白之素本質之素在先而粉白之素則宜後加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終葵椎也注謂為椎於杼上明無所屈非也大圭通體皆直插于帶恐失墜故首作椎亦即以此明尊諸侯服茶前詘後直有詘則不失墜故無椎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當承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下天子用圭七寸因聘女謙也諸侯用大璋七寸謂上公七寸亦謙



也侯伯當用五寸子男其用璧琮與

宗祝以前馬當如注說馬卽校人之黃駒前馬者先行灌而後殺駒也林氏謂奉以先馬而行似王所乘之馬誤矣案十有二寸節多可疑先鄭謂夫人爲天子夫人義勝後鄭然天子用物乃有十二二王後亦當用九寸九列耳卽不然案十二寸有定亦不當以十二列勞上公記不言居而言夫人後鄭謂記時同王后於夫人義皆未安

夫人實是后不斥言之耳

雕人雖闕而姓有漆雕氏記言丹漆雕綫之美司几筵有雕几形几漆几蓋凡漆器雕人作之或謂雕漆玉者非也

倨句一矩有半注疏得之後人不通算法多不得其解今詳言之倨猶直也句猶曲也磬須作折旋形然不可正方如矩而失於太句又不可使兩股閒過開而失於太倨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句股閒之弦比正方之弦稍長得一矩有半以爲作磬之法則得倨句之宜也凡正方形方十者斜弦十四一四有奇此正方形矩也今以一矩有半爲弦是爲十有五不止十四一四有奇而兩股稍開也後世作磬不知此率作正方如矩形矣矢筈有長短三尺其中制假令矢長三尺三分之前一尺後二尺五分之二在前尺二寸三在後尺八寸七分之三在前尺三寸弱四在後尺七寸強當其處準平之以定鏃之重輕前稍短者鏃重稍長者鏃輕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此刃并筵言之設刃卽設筵也參分其羽謂筈後設羽之處得一分羽前至



設鋌之處得二分也言羽則比在其中羽與比六寸有奇羽前至鋌一尺二寸有奇共一尺九寸於此處設鋌刃則前刃之重鎮與後羽之輕揚可以相制疾風不能驚憚矣加鋌與刃一尺一寸是三尺也此刃兼鋌非指鏃端之鋒注誤解參分其羽爲二寸則是三分爲刃長非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矣且刃長寸此及冶氏兩言之謂此處脫二字既未安而刃長二寸鋌十之又

有鋌二十寸之嫌文意尤不協今詳之乃是以設羽之處爲三分之一其餘有三分之二也

髻墜薛暴髻字從先鄭讀爲刮義從疏欽邪不正墜爲頓傷薛爲破裂後鄭訓精當暴訓墳起不堅致但言墳起不必言不堅致可也此等皆以字之聲音意想可知後人泥字之形義訓釋者非也

五蟲本以無羽毛鱗介者爲羸而獸皆爲毛蟲此以虎豹之屬別於脂膏者爲羸所指各異鄭因此文遂以虎豹之屬釋大司徒與月令之羸誤矣

凡羸羽蟲皆刻於植虞土曰任重曰任輕曰加任焉假設言之耳非真以全架任之於其背也說者泥任字謂凡虞所刻物皆於其下載之繪圖者遂作禽獸負笱虞之形殊可笑夫以禽鳥而加磬架於其背有悲鳴而死耳古人制器不當如是之拙

觚爲觶豆爲斗當如舊說劉氏謂獻一升酬以三升通計四升四升爲豆非也若論獻酬之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言之受酢一爵酬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



得爲獻或謂始而主獻次而賓酬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強解一  
獻三酬亦未思賓之酬酒不舉也不知記文本通前後大槩言  
之謂得一獻三酬則一斗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  
後有旅酬無算爵皆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矣且古之量甚小  
古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奇一斗當今一升五合有奇食肉飲  
酒如此正是中人之食若四升僅如今之六合一勺耳中人之  
食豈止此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讀春爲蠢文義未安從王氏諸侯  
春貢士之說可也

此經三侯分明有大射賓射燕射記曰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  
行燕禮是燕亦爲射而燕不可謂五采之侯亦是燕而無賓射  
祭侯祝辭向亦疑之以侯象諸侯而射之且明言射侯之意不  
動諸侯之怒乎後思之不然射本是武事因而文之以禮樂耳  
若使諸侯皆屬于王所天下安寧囊弓束矢安用射所以用射  
正爲諸侯有不順服者耳故以大司馬九伐之意寓之於射侯  
正先王奮武詰戎之意作射義者未見此記乃謂射中得爲諸  
侯不中則否其說迂遠後人又欲曲避諸侯之義謂侯字古文  
本作侯象矢集于布之形然則曷不并其侯之名而易之乎  
人衆地阻則勢不便人勞飢罷則力不勝故兵不宜長注未該  
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後人反之非也戈戟雖可刺而有胡  
圭于句

橫而搖之當是手執其中以搖之疏謂橫置膝上以一手執一



頭以搖之未確

水地以縣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不知若何而望有謂四面注水於地以審其高下此於經文水地似協矣又云於四角立四柱以繩懸之以審其邪正不知何故又必立四柱也今工人作室既成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墨四面依墨用橫線線下以竹承水懸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亦是用此法

此謂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云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城隨地勢皆可居民何用平

古人樹臬用八尺何也蓋測景之臬不可過短過短則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臬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橫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橫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巧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

爲規者以樹藝之處爲心而畫墨於地爲圓形視朝景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橫線於規心亦作一橫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折半作直線則南北之位



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爲之規樹短表於案心多爲之墨亦倣此意而變通之日景近二分時朝夕有微差當二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

市朝一夫或疑其過狹然云朝者指其外朝當王宮之中者言之方百步亦不爲狹其兩旁當左祖右社固有餘地也大約王宮方三百步外朝之兩旁亦當各百步後市亦然此外爲民居世室重屋明堂經文有詳有畧固有互相備之意然鄭謂二者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則未必然周路寢之制畧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

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間有中階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爲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此當合匠人及月令明堂位并朱子之明堂圖參考之乃知其制蓋月令者明堂聽朔之制也南爲明堂北爲元堂東爲青陽西爲總章雖未知果周制秦制而四面有堂可知矣四隅雖各有左右个而朱子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隨其時之方位開門則八个實四个并中央之太廟太室正合此經之五室矣五室并四堂爲九大戴禮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以爲法龜文朱子所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者此也大戴又謂有九室十二堂則舛矣當四方之中者可謂之堂不可謂之



室既爲九室又安得復有十二堂乎以此經九筵七筵計之東西九筵以爲廣南北七筵以爲脩凡室皆方二筵則南北之堂各有廣五筵脩二筵半之地東西之堂各有廣三筵脩二筵之地也而中室之左右猶各有南北二筵東西一筵半之地蓋以爲左右房宗祀文王陳籩豆不可無房故太室旁宜有房而此經畧之也大戴謂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疑未必然四隅之室不必開四戶蓋室在堂廉兩邊未必有牆也四門中階之制見明堂位門有堂室見此經疑惟南門有之又疑南門外有朝大戴所謂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揖朝者王揖見羣臣之朝蓋視朔時先於南門外朝羣臣然後至明堂隨月居之以布政令布訖卽反堂室迫狹羣臣在堂下亦可無嫌也

井田之制不能畫方如棋局今欲以數言總其大槩亦各隨其文勢以立言非可按圖而索驥也注於遂人匠人有異制誠啓後人之疑愚於遂人已言九夫爲井以方言十夫有溝以長言皆通爲一法矣邠遂之水通於溝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此遂人匠人所同也其多少遠近則各因其地勢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後鄭謂不墾地之溝先鄭謂水激齧之溝陳氏謂溝末皆非也梢與輪人措其藪之措同除也謂掘地爲溝也下流納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之廣其廣當以漸而增也

大防外網注謂又薄其上厚其下或謂非更殺其上乃益厚其下皆與經文不協愚謂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



使下厚而土不傾內不殺者所以當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者非大防也

里爲式舊讀里爲已非也以一日之功築鑿幾何又以一里之地計幾何日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眾力也

庇字先鄭謂耜下岐後鄭謂耒下前曲接耜疑先鄭近之庇卽耜也如耒之下復作一折而後接耜似爲贅耒已六尺加金約一尺通七尺長不啻及肩則舉手高而不便于用力以庇卽金拜耒弦內只六尺則便于推而量步不必脫金亦便于量也匠人言耜廣五寸此言庇長一尺互相備庇雖作千金工而車人拜言之猶之矢人亦言刃鋌也庇與耜音同字異經與記一字兩形者多矣

或謂耒之用高舉而入向內而發而人身作抱勢便於起土非也耜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土也句曲者向外非向內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趾耜入土乃接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則人却行而後也

耦耕用兩人發上

直庇句庇謂作耜有直有句也倨句磬折不甚直亦不甚句

大車之輪必出于箱外其閒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徹廣安能與隔長同數後文徹廣六尺當是八尺之誤以徹廣計置輻宜皆如馬車之法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此計之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軸上不必伏兔卽以兩轆皮起此三等之車大約因任有重輕牛有高下視牛之高下以爲輪之崇卑非必因行澤而高其輪也



經寸者輪大則輪之向外算者自當稍寬

牝服言其虛而能負戴物卽箱之異名耳作之亦當用雌雄交  
筭牝服不言廣畧之也牝服惟柏車方大車羊車皆長方陳氏  
謂車人之箱方而不廣者未確

較卽牝服上之四周木故注以較言之馬車有式爲重較此爲  
平較

牛車轅長者牝服之後猶有轅轅尾亦可載物今車亦如此以  
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大車尾轅四尺羊車五尺五寸柏車三  
尺皆以轅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計之其前轅出牝服之外者  
大車一丈四尺柏車九尺羊車八尺五寸牛車卽以轅當伏兔  
鑿其鉤謂轅當軸處鑿半月形以銜軸軸上亦稍鑿之令其相

鉤著不脫

牛在車旁牽者以曲木爲軛在轅內則以轅端之橫木爲軛故  
注云鬲轅端厭牛領者鬲卽論語之輓彼注轅端橫木縛軛以  
駕牛非是今之牛車在轅內者無軛可驗

射深之力在幹亦在筋後言九和之弓角不勝幹幹不勝筋則  
筋力在角幹之上故篇末云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射遠者用執詳諸執字是以物形自曲者爲執

居幹未知若何而居有讀諾字者亦未安菑粟古語難曉以意  
想之木之文理不邪也發謂發弓辟戾今人謂之弓翻

老牛之角紆而昔紆似與直對謂辟戾不直也昔似與澤對謂  
若陳久之色不鮮潤也昔有久意如昔酒是也



冬析幹當兼伐木言之伐木宜於冬時謂其津液下流體質堅實一立春則津液上行其材濡爽且易生蠹易者言其易治無濡爽生蠹諸病春液角疑是以火炙角出其液秋合三材舊謂膠漆絲詳文勢三材謂幹角筋合者以膠絲合之也漆則在後故下云冰析澇冰析澇注說可疑夫寒中下於繫中復內之似與析澇無涉析澇難曉下言冰析澇則審環環者漆之圻鄂見輒人先鄭說似欲於大寒時施漆漆乾而澇文有定也後言合澇若背手文合澇似對析澇而言疑析澇者分析弓之表裏而漆之又或兼分析諸弓之意有無澇者有澇而深者有有澇而疏者有惟漆筋而角無澇者皆須分別用之也

前言筋欲敝之敝謂槌擊欲極熟夏治筋則不煩蓋欲乘暑月蒸溽時治之可不煩勞而做也

木不能無目而目又不可盡去盡去則有缺陷非他物所能填補故遇目處徐徐斲之令其平正無暴起摩筋之病而止而其餘目仍欲留之使無缺陷填補之病也假令以膠填補弓有張弛則陷中之膠恐有變動矣斲目必茶似有此意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文承斲目不茶而筋蟾恆此作之後意主於幹再液蓋欲液之使濡而目易斲也

厚其液而節其芻厚其液卽上文幹再液也再液幹已濡爽矣猶必節其芻不厚不薄乃無太堅太需之病也

斲摯必中摯之言致也又輒人大車之輶摯摯有下之意近幹近榘處細從榘至簫漸下故謂之摯與中與均皆謂無厚薄不



勻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此需字與上同義謂角之柔奕者也角長者居淵中長不能達簫則以他角之近末而柔者續之此句為下張本下恆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恆角而達是當短反長而當奕處反堅也

角須先以長者置於淵中令中堅當畏弓乃有力而放矢疾今竟角而短則末之柔者當畏而弓弱矣

弓不能以一角達末須以短續長令角末之柔者當弓之末今恆角而達接續之角過長而近末處猶當其堅則弓亦不利如常縛於鞞中甚言其放矢之不疾也注乃謂送矢太疾與終繼之喻相反矣

恆角而短與恆角而達二事相因由其淵中之角短故接續之角不得長短長失所當堅處反柔當柔處反堅其送矢不疾之病則一故此節與上節詳畧互見而下節再申恆角而達則恆角而短之病亦在其中

以菱解中有變對挺臂中有柎蓋一句言簫一句言柎此言弓幹上本有簫以為放矢之疾有柎以為引弓之剽然而居角不善弓雖勁猶不利也

引筋疑謂纏筋于幹須引之急乃無寬弛之病太甚傷力則筋恐絕也

下柎之弓節似謂末柎網三處相連而動未知其所以然不敢強解



量其力有三均鄭注不誤賈疏失之注言以繩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于筋

爲天子之弓云云此言尊卑制度如此至用弓時自有變通下文所言則變通之法也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以此辨尊卑至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也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爲安弱者爲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爲危柔緩者爲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

